

胡風

主編期刊彙輯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胡風

主編期刊彙輯

第四冊

北京鲁迅博物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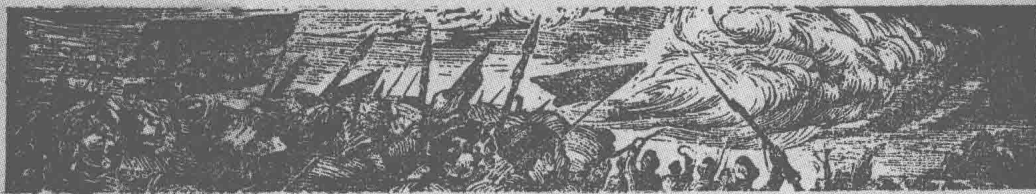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七月



第五集
1



• 目 錄 •

今天，我們底中心問題是什麼？

胡 風

一

1. 首先，要從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

2. 從創作里面追求創作與生活

3. 生活・感覺，藝術的思維

4. 「抒情的放逐」

游擊生活報告：

嘉寄塵先生和他的周圍

賈植芳

七

訪南江義勇軍第X路

曹 白

一三

高爾基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A拉佛勒斯基作）

周 行

一六

在礦場上（M・高爾基作）

蘇 民

二三

小說三篇：

漢夷之間

徐 盈

二八

保潔先生

黃樺沛

三五

夜 戲

紺 弩

三八

躍動的夜（詩）

冀 訪

四一

重慶舞台與重慶觀眾（演劇時評）

黃 鶯

四五

在黃昏裏走着（西安通訊）

S M

四八

農 民（木刻）

莊 言

封面

爭取奴隸的解放（木刻）

莊 言

底里

校完小記・明信片・高爾基語錄・徵求

七月

第五集第一期

（總第二十三期）

廿九年一月出版

重慶武庫街

編輯兼發行 七月社

華中圖書公司

編輯人 胡 風

發行所：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武庫街）

印刷所：商務日報

夏溪口印刷工廠

每月出版一次

本埠每冊零售三角

訂 價	國內	香港	國外
半 年	六角	二元	三元
一 年	三元	四元	六元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五人以上聯合定閱，九折計算。

本刊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選輯，但游擊區自辦之報紙刊物除外。

2035

今天，我們底中心問題是什麼？

——其一，關於文學與政治，創作與生活的小感

胡風

首先，要從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

有一種意見，以為戰爭爆發以來的文學活動並沒有它本身發展規律，更沒有前進，說得最使人喪氣的是中丞先生：「文學的活動是始終在散漫的帶着自發性的情狀之下盲目地蹣跚地進行着。」（『論我們時代的文學批評』；『文學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

是怎樣「盲目」的呢？他沒有具體地指出，我們也就難加猜測，但我却從這里記起了一些別的事情，例如很久以前就有人說過，文學落後於現實呀，為什麼不寫平理關大戰呢，為什麼不寫台兒莊勝利呢，等等，等等。鄧伯奇先生就指點得非常具體：「抗戰以來，在艱苦的環境之下，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的確盡了不少的責任。文藝作品雖不多，優秀的作品也許更少，但多少總反映出這個偉大的時代。然而代表這個偉大時代的各種典型是否在這些作品中存在着呢？肯定的回答是很困難的。不錯，某些人物，像腐敗的官僚紳士乃至漢奸之類，有時也面目活潑地出現於作品之中，可是殺身成仁的官吏，守節不屈的鄉紳，忠勇殺敵的士兵，游擊抗敵的民衆，這樣積極方面的人物，作家還沒有給我們留下不滅的典型。……」（『典型的貧乏』；『理論與現實』第一期）

不用說，這是把時代的任務，也就是作家底「責任」問題向我們提出。應不應該提出呢？我想，誰也不會表示否定的意見罷。但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算不算提出了問題呢？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樣能不能解決問題呢？

戰爭爆發以後，絕大多數的作家們從狹窄的束縛里被解放出來了，各各向著實際生活里面突進，而且各各在自覺的意識里面開始了文學活動，這

是不止一次地被指出了的現實情形。那麼，他們底活動是不是「盲目」的呢？把判決下輕一點罷，是不是「自發性」的，或者像艾思奇先生所說的「自然生長性」的呢？把兩年多以來文學運動所抱的期望，所經受的艱辛，和我們所有的一點點理論批評工作以及那里面所含有的「一點點正確的要素」（當然還有許多需要我們底理論家批評家來釐清的「不正確的要素」）完全抹殺，也未始不可，但是，僅僅就創作活動來考察也罷，我以為也應該記起我們非記住不可的兩方面的基礎：一方面，二十多年來的新文學底傳統，尤其是十多年來的革命文學底血脈的傳統，不但沒有烟消雲散，如一張白紙，反而是對於各個作家或強或弱地教育了指導着他們，對於整個文藝進程把住了基本的方向；另一方面，民族戰爭所創造的生活環境以及它所擁有的意識形態和思想遠景，也或強或弱地和作家們底主觀結合了，無論是生活或創作活動，都在某一方式上受着了規定。拿實際情形來看罷。關於前者，今天的作家們，有誰反對現實主義麼？不但沒有，恐怕反而都是以現實主義者自命的，雖然他們底理解和到達點怎樣，是值得探究的迫切的問題，但至少，像目前的一些理論家所提供的關於現實主義的一點點概念（在這里且不說那里面所含有的不正確的成份），對於多數作家並不是常識以上的東西。關於後者，如果允許我把極少數的漢奸「作家」和向遙天禮拜但其實是在火災旁邊做夢的高士排除，今天的作家們有誰會把他底主觀離開民族戰爭的麼？恐怕情形恰恰相反，他們大都是性急地應付地向民族戰爭所擁有的意識形態或思想遠景突進。說今天的作家們在概念的理解上不關心政治任務，不關心「積極方面的人物」，這意見實在是略欠公平的。即就鄧伯奇先生所提出的要求看罷，他們沒有寫「殺身成仁的官吏」麼？沒有寫「守節不屈的鄉紳」麼？沒有寫「忠

勇殺敵的士兵」麼？沒有寫「游擊抗敵的民衆」麼？我想，無論是怎樣勇敢的批評家，也很難一口肯定的罷。而且，如果我們願意數述下去，他們還寫了由厭戰到反戰的婦人，由覺醒到成長的農民，由愚昧到勇敢的婦女……甚至也寫了「平型關大戰」和「台兒莊勝利」！

所以，僅僅把應該寫什麼什麼的任務向作家提出，那除了說明批評家把作家們看成毫無政治認識的愚民以外，並無其它的意義，因為它還沒有接觸到文學發展底實際內容，還只是停留在理論批評活動所應該作爲對像的領域外面，作家們儘可以不把它當作問題的。

「不要責成他寫關於集體農場或馬格尼托高爾斯克。不能由於責任所在來寫這樣的東西。」——約瑟夫（註一）

這是說集體農場或馬格尼托高爾斯克不應該成爲文學底主題麼？透視了人類精神活動底規律的哲人，不過是把企圖站在創作火線底遠後方，利用無線電去發號施令的理論批評活動拖回了文學創造底實際過程里面而已。

然而，這並不是對於鄭伯奇先生底論點的批評，因爲，他底意思不僅僅是要求這些主題，主要地是在指出這些主題（人物）底沒有被寫成「不滅的典型」。

那麼，我們就走進一步，看一看我們底理論是怎樣地指導了典型底創造過程的。

首先是鄭伯奇先生，他提出了「個別觀察綜合描寫」的理論。「作者要經個別觀察綜合描寫的過程去創造典型，必須相當的努力。第一，對於生疏的階層職業等環境，作者僅憑主觀去創造典型當然是不可能的。首先，作者應該和自己所要觀察描寫的人物生活在一起。這是創作與生活的這一基本問題的應用。這是絕對必要的。經了許多論辯之後，「創作與生活的關聯性」已經成了一個不可移動的原則了。第二，對於所描寫的某一階層或職業等的各個人，作者要儘可能個別地加以觀察。觀察要不厭求詳。流水賬式的記載，文藝作品里固然不需要；而作爲觀察的備忘錄，瑣碎的記載倒有很大的幫助

（註一）見「文藝戰線」第四期「蘇聯文學當前的幾個問題」

。尤其對於這個職業或階層等所特有的言談應該注意學習，至少也須詳細地有系統地記錄下來以備應用。因爲文學畢竟是言語的藝術，一種特殊言語應用的適當與否，可以決定人物的真實與否；說極端一點，言語應用的適當與否，對於作品的生死成敗都有決定權的。所以，作者對於必要的言語必須加意學習。第三，從這個個別觀察所得到的無數材料中，作者須要整理歸納以求出最大的共同特點來。這是一種綜合作用。根據心裏學的測驗，綜合能力並不隨人皆同。然而這種差異顯然是由於智能，學問和社會經驗的不同而來的。學問的修養可以提高綜合能力。因此，作者對於社會科學和歷史的修養顯然成爲必要了。最後的階段便是描寫。描寫當然是愈具體愈好。然而冗雜的描寫反足擾亂讀者的印象。怎樣描寫才可以抓住讀者注意和情感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爲一個作家，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不過，這里，討論是無用的，完全要看作家自身的能力了。」（「典型的貧乏」）

其次是羅蕪先生，他指出了「……『典型』的創造，也是藝術的概括，這人物是綜合了某一羣體里的人物的特徵以及習慣，風貌，語言，行爲等等，雖然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却也必然代表了那所屬的某一羣體的特徵，這就是如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的環境里的典型的性格』以後，還說明了「時間」，「空間」，「所屬社會的相互關係」，「由負到正之間的矛盾的鬥爭」，「瑣細的過程」。『這是需要作家更精細的，更深入的分析人在這環境中間所受着的影响，及其變化的過程。這一個「心理的，化學的轉換過程」，是有賴於「精神技師」的藝術家的精密的工作了。』（「人與典型」：「讀書月報」第十期）

對於典型底創造過程的理解，幾年前曾經有過一些討論，雖然那里面包含有不少的尚待糾正和有待發展的成份，但現在的這些論點不但在本質上沒有能由那超過一步，而且還在主要的地方表示了退却。無論是鄭伯奇先生底（一）和人物生活在一起——（二）觀察——（三）歸納——（四）描寫，或羅蕪先生底「概括」，「分析」，「精密的工作」……，雖然說法多少不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完全拋開了作家底對待對象（題材）的態度，作家底主觀和對象的聯結過程，作家底戰鬥意志和對象底發展法則的矛盾與統一的

理過程。我約略記得，這在幾年前的討論里面，雖然不完全，但却是一再注意到了的。

這會產生嚴重的結果麼？我以為會的。依照他們二位底解釋，創作過程就成了一种冷靜的，「精密」的，單純的，邏輯思維底過程，新的現實主義所一再向作家要求的戰鬥意志底燃燒，情緒底飽滿，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等等，就弄得無影無蹤，而所謂「典型」也就勢必成爲一種七拼八湊的（不要因爲魯迅也用了七拼八湊這用詞而得意罷），圖解式的，死的東西了。所謂「客觀主義」，是從這裏來的，所謂「枯燥空洞」，是從這裏來的，所謂「思想力底灰白」，是從這裏來的，所謂「藝術力底死滅」，也是從這裏來的……在現在的中國文壇，雖然一般地說，理論終於不過是紙上的理論，但如果我們想一觀表現在創作態度上的某些傾向，批評家們對於某些作品的大胆的推斷，那隱藏在這種理論後面的問題就不難推測了。

從上面引用過的約瑟夫底警告出發，理論家G勃洛甫曼不但得出了「要把新生活，新理想，以及在我們時代所產生的新性格加以思辨的與理論的聯取」的結論，而且還向問題底內容追進了一步：

但此種新世界的合理的聯取（事實本身對於許多作家是有利的）還不能達到真正美的價值的創造。有理性地感受人民的英勇鬥爭，他的對黨的愛，對祖國的愛，這樣的作家在作品中仍然只是停留在一種邏輯公式的平面上。……（同註一）

是的，這後面還留給作家一段艱苦的奮鬥過程。要使藝術（文學）成爲藝術（文學），要使藝術（文學）取得它應有的威力，作家就應該有毅力從「邏輯公式的平面上」跨過。

從創作里面追求創作與生活

所以，文學與政治的聯結（矛盾與統一）問題，實質上就是創作與生活，或者說創作實踐與生活實踐的聯結問題。在前面的引用里面，我們知道鄭伯奇先生已經肯定了「創作與生活的關聯性」，而中亞先生也「首先提出作家和現實生活之關聯的問題」：

顯然用不着證明，作家們如果不能夠深入人生，和現實生活取得聯洽，而僅僅對也採取一種旁觀的，超脫的，漠不關心的態度，那麼，要創造偉大的感動的藝術，當然是不可能。同樣，作家們如果沒有向生活採取一種深深的，妬忌的，情熱的態度，僅僅用了沒有情熱的或微溫的態度，去對待所描寫的事實，這是不是就可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呢？正確的回答是：也不可能。

批評應當鄭重地指出，僅僅希望作家對現實生活取得接近的關係，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們如果沒有積極地情熱地在把握生活，深入生活，如果沒有站在改革生活的立場上去把握生活，深入生活，那麼，他們是不能說出我們生活的真實來的。換句話說，作家們如果沒有能夠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於現實生活的鬥爭里，他是不能夠創造出真實的偉大的藝術來的。新時代的現實主義，決不是意味着逃避生活，觀照生活，或淺嘗生活的，而是預想着與成長中的新人類所變革的現實之堅固的結合及其具體的知識。吉爾波丁在萊奧諾夫批判誠懇地寫道：「離開生活，不參加生活，不想知道生活，而且在生活中不能決定態度的作家是不能正確地描寫生活的。」（「論我們時代的文學批評」）

抄引了這麼一大段，爲的是說明我們底理論也接觸了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是創作底源泉問題。但平心地說來，今天的作家很少有在理解上是主張對生活「採取一種旁觀的，超脫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以至「逃避生活，觀照生活，或淺嘗生活的」罷。無論我們底理論傳統怎樣可憐，但十多年來的文學運動底血的鬥爭經歷還沒有完全退出記憶，這樣的基本理解似乎是已經達到了的。固然我們也知道「目前還有一部份作家與現實生活脫離或聯接得不够的嚴重錯誤」，但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理解」問題，而大都關涉到他們底對於生活本身的實際的態度，這就不是批評底空洞的「鼓勵」或「號召」所能爲力的。

那麼，我們底批評用不着關心創作與生活的聯結問題麼？不，恰恰相反，無論什麼時候，批評總得用全力向着這個目標挺進。正是因爲如此，我們才不能停留在又經中亞先生指出的「邏輯公式的平面上」，因爲它還沒有

接觸到文學底現實發展過程，因而也就不能暴露創作活動底實際內容，不能指出創作和生活的聯結狀況，不能從具體的分析把創作更向生活底深處推進。要不然，創作與生活的聯結問題就會被批評家一次說完，以後就只好反覆重述或彼此抄襲而已。

所以，論到批評底任務，我們底基本要求是從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創作過程所達到的生活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里而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觸方法，他把這生活真理的真實程度。批評底戰鬥力量只有從這個道路上才能發出。

為什麼？

如果中玉先生所說的，「作家們如果沒有能夠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於現實生活的鬥爭里，他是不能夠創造出真實的偉大的藝術來的」這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反轉來，對於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創作過程的評價的分析，就能夠說出特定作家和客觀生活的聯結情況或聯結程度。要這樣，批評才走進了實際的創作過程，才能夠把特定藝術世界底複雜的內容具體地暴露，使藝術底理論財富隨着藝術底發展而逐漸豐富；要這樣，批評所追求的真理才能夠取得具體的形態，對作家對讀者發生說服的教育的力量；要這樣，才不會把生活和創作的聯結這一複雜的活的真理變成一個死的公式。因為，「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出現於現實生活的鬥爭里」雖然是對於作家的基本要求，但它並不是取着一個定型的公式出現的，要不然，當我們把鄧伯奇先生底「作者應該和自己所要觀察描寫的人物生活在一起」這一基本上正確的理論應用到歷史作品上去的時候，就要鬧出活人得和死人在一起生活的笑話了。

從這里，也許我們可以說罷，批評不應止於「作家和現實生活之關聯」的一般論點，重要的是，要從具體作品底藝術評價里而指出特定作家底失敗是由於怎樣地對生活「採取一種旁觀的，超脫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或「逃避生活，觀照生活，或淺嘗生活的」態度，特定作家底成功是由於怎樣地「站在改革生活的立場上去把握生活，深入生活」；批評不應止於提出哪些人物沒有被寫成「不滅的典型」，重要的是，要分析地說明「殺身成仁的官吏」，「守節不屈的鄉紳」，「忠勇殺敵的士兵」，「游擊抗敵的民衆」在創作上已經得到了怎樣的表現，那些表現為什麼還不能成為「不滅的典型

」。這才能具體地暴露作家底生活內容和客觀現實的矛盾點和一致點，這才能具體地暴露創作活動底到達階段，這才能使時代底要求尋找得到和文學底發展階段連接起來的道路，只有這樣得來的活的真理才能夠真正理解歷史進程中的，作為有血有肉的人的，活的作家，使他們走上把創作和生活推進到更深刻的聯結的道路。

不具體地通過對於作家底主觀和對客的聯結過程底探求，不具體地通過對於客觀現實和形式的統一底探求，那批評家筆下的政治任務，時代使命等等，就算你能排成一串邏輯公式的套子，也難免會成為僵死的白紙上的黑字。

生活·感覺·藝術的思維

然而，這里還埋伏有嚴重的問題。

不理解文學活動底主體（作家）底精神活動狀態，不理解文學活動是和歷史進程結着血緣的作家底認識作用對於客觀生活的特殊的搏鬥過程，就產生了從文學底道路上滑開了的，實際上非使文學成為不是文學，也就是文學自己解除武裝不止的種種見解。

首先，從「作家」（請讓我加上一個括弧罷）本身方面看，我們就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

某事件真是偉大呀，我非趕快把那做題材寫出一篇作品不可。

我底作品內容是真正「積極的人物」呀，你瞎眼的批評家為什麼不寫批評來歌頌呢。

我底作品里的意識是非常正確的，你說它寫失敗了，那你就是反革命……

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了以為概念可以直接產生文學，文學底主題是可以憑一股高興與去搬運過來的合理結論。這樣一來，作家底精神活動就用不着什麼準備，實際的創作過程就成了不帶艱苦性質的東西了。所以，不數日間，我們底文學里面就有了平型關大戰，台兒莊勝利。照這個辦法，湘北大勝和粵北大勝也是不難在作品會場上出席的。

我們反對合理概念麼？不是，創作過程可能而且應該受合理概念指導，限制，但雖然如此，文學卻還得使它自己底道路，文學底詩論作用要求作家底意識在特殊的方法上最高地進行搏鬥。

成功的作家一所描寫的主題是他所非常熟悉，經過過的，深思過的，再三感覺到的（列寧）。熟悉，經歷，深思，當然有理，但為什麼非得是「再三感覺到的」不可呢？文學是創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認識作用是形象思維。並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狀態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這就非在作家底意識上「再三感覺到」不能勝利。從這里，藝術的表現能力正是藝術的認識能力底一面，只有有藝術的認識能力才有能藝術的表現能力，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憚過高地估計了作家底生活實踐和他底主觀精神力量。

所以，G.V.伯林斯基所提出的，「這個作家是不是真正的詩人？」「詩首先應該是詩」這兩個要求，並不能成為觀念主義藝術觀底復活，反而是反映在作家底主觀上的政治，與文學的聯結的，極深刻的命題。所以，G.勃洛甫曼主張了「對作家體現在沒有詩趣的作品中的構思堅決投棄一切調協」，也沒有被革命作家當作「獸性的個人英雄主義」，欲植櫛袋。雖然從革命作家（也許作家二字還是應該加上括弧的）那里也許會飛來「出人意表之外」的異狀罷，但我們依然要反對文學上的投機主義，坐着概念的飛機藐視人寰的「航空將士」，因為，那些「有意或無意的現實的歪曲，生活的虛偽的理想化」（伯林斯基語），不但不能夠成為文學對於人生的服務，而且對我們大都是有害的東西。

那麼，對於生活的「漠不關心」，不僅是從脫離生活而來，同時也從狹窄思想概念而來，他們把思想概念看作一面大旗，插在頭上就可以嚇唬讀者底膝蓋。旗子是愈高愈好，於是他自己也就腦空俯視了。思想概念是好的，但在文學上要有誠心有能力和生活結合，和感覺結合，和形象結合。

時期記不確切了，總之我們曾有過一次關於「與抗戰無關」或「抗戰八股」的爭論。「與抗戰無關論」者馬上敗退了，也不能不敗退，但我們是不服是說服了潛伏在文壇各個角落的這一傾向呢？是不是杜塞了引起這一傾向的

源泉呢？嘴里不說，心里不服，在抗戰陣營裏面有的是這樣濫竽充數。然而，對於「與抗戰無關論」的打擊，不能成為「描寫底腦中底癱瘓」，像抗戰八股「是不可避免的理論之類」；只有正確地暴露了「抗戰八股」底真相，使它不能在我們中間藏身，才能使「與抗戰無關論」潰收到鴨綠江彼岸，再也找不到進攻的缺口。

「抒情的放逐」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那就是最近在詩論里面所看到的對於「抒情」的討伐。

第一位就是穆木天先生：

……我們的詩歌工作者的身上，個人主義的情緒還是相當地濃厚，我們的詩歌工作者，還沒澈底地去拋棄自己，打進到大眾里邊去，因為詩歌朗誦的工作執行不夠，我們的抗戰詩歌，大部份，還是偏於個人主義抒情的。我們在我們的抗戰建國中，需要發展我們的抒情詩，但是，必須在我們的抒情詩中，澈底地去克服我們個人主義的抒情的感傷主義，以及一切的個人主義的有害的遺留……（「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詩的問題」：「文藝陣地」第三卷第五號）

不用說，批評家所反對的不是抒情本身，而是「個人主義抒情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感傷主義」，因為，他還要抒情詩，他還主張「我們的民族革命的史詩」邊，我們更可以加強抒情的成分，但是，那種抒情的成分，自然地，不是個人主義的，甚至他還肯定了「詩歌的本質，是抒情的」。但雖然如此，這里面還留著幾個問題：

第一，說「抗戰詩歌」底「大部份」是「個人主義抒情主義」，「個人主義的感傷主義」，這是不是事實？如果是事實，這實際表現在抗戰詩歌里的「個人主義抒情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感傷主義」是怎樣的性質？它和現實生活取得了怎樣的聯結？

第二，批評家所要求的「抒情」怎樣得到？詩人「澈底拋棄自己」了以後，又怎樣「抒發着大眾的革命感情」？

但表示了比這更「澈底」的意見的有徐遲先生，他乾脆地把抒情「放逐」了。他以為這是沒有「困難」的，因為，「自人類不在大自然界求生活而戀愛也是在舞榭酒肆唱戀愛的 Overtune 以來，抒情確已漸漸的見棄於人類，久居都會的人，當然更能感到心靈與境界的缺乏而難堪苦悶。」他說「科學是這一切的最初的原因」。

他不但把「抒情」監禁在對自然的感應里面，還把抒情和科學弄成了對立。要解說這理論底內容，也許要使讀者感到厭倦，幸而他在下面說出了對於目前詩境的觀感：

……在這戰時，你也反對感傷的生命了。即使亡命天涯，親人罹難，家產悉數毀於炮火了，人們的反應也是忿恨或其他的感情，而決不是感傷，因為若然你是感傷，便尚存的一口氣也快沒有了，也許在逃亡道上，前所未見的山水風景使你叫絕，可是這次戰爭的範圍與程度之廣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們的抒情的興緻。你總覺得山水雖如此富於抒情意味，然而這一切是毫沒有道理的。所以轟炸已炸死了許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詩呢？她負的責任是要描寫我們的炸不死的精神的，你想想這詩該是怎樣的放逐？（「頂點」第一期）

這本來可以使我们放心的，因為，現在的詩人無論怎樣不行，但總不敢把他們底「抒情的興緻」放在「山水風景」上面。但後面他又拿出了具體的批判：「在最近所讀到的抗戰詩歌中，也發見不少是抒情的，或感傷的，使我們很懷疑它們的價值」。這就飛躍地和穆木天先生底理論混合了。

「炸不死的精神」，要得，「革命的大眾感情」，更要得，然而，如果抽去了體現它們的詩人底主觀精神活動，如果它們不在詩人底「個人的」情緒里面取得生命，「你想想這詩該是怎樣的詩呢」！

而且，我們回頭看一看，戰爭以來的詩，「大部份」是「個人主義抒情主義」，「個人主義的感傷主義」麼？如果不把「個人主義的」和對待現實生活的詩人個人的精神動態，也就是偉大的哲人所說的「個人的傾向」，個人的「思考與幻想」混為一談，如果不把「感傷主義」和現實生活反映在詩人底世觀上的苦惱，仇恨，興奮，感激……等等的搏戰精神混為一談，那我

們就不難明白，情形決不是這麼簡單。批評如果是要把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健康的傾向凸出地描寫，那戰爭以來的詩底主潮就不能被認為「個人主義抒情主義」或「個人主義的感傷主義」；批評如果是要暴露殘缺的現象，那麼，那些空洞的叫喊，灰白的敘述，恰恰和孤獨地沉溺在個人意識里面的「個人主義」（這「個人主義」是依照揣測到的穆木天先生底意思用的）和「感傷主義」相反，而是沒有通過詩人個人情緒底能動作用地，對於思想概念的擡舉和對於生活現實的屈服。

這樣的對於詩人底主觀和現實生活的聯結作用的抹殺，與其說是由於批評家們底故意的歪曲，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底心境底流露。為什麼？「戰的爭範圍與程度之廣大而猛烈」，「革命的大眾」底力量 and 意志，在遠離了生活主流的批評家們看來，是一堵不可親近的沉重的黑牆，擋住了一切有生性的世界，於是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拜物主義的情緒。所以，「炸不死的精神」不過是一句「感傷的」叫喊，「革命的大眾感情」，「詩歌的本質是抒情」，也只是沒有任何內容的，人云亦云的空話。這只要看一看穆木天是怎樣地用了支離滅裂的形式論來處理史詩的問題，這只要看一看徐遲先生是怎樣地用了小知識者在資本主義的都會里的茫然失措的心境來理解「抒情」底發展，那我們底觀察也許並非苛論罷。

然而，在我們，戰爭是被有血有肉的活人所堅持，「革命的大眾」也是由有血有肉的活人所匯集，這些活人，雖然要被「科學」武裝他們底精神，但決不會被「科學」殺死他們底情緒，雖然要被「大眾的」革命感情「提高」到更高的境界，但決不會「徹底地拋棄自己」；是真正的詩人，就要能夠在「個人的」情緒里面感受他們底感受，和他們一道苦惱，仇恨，興奮，希望，感激，高歌，流淚，……；無論是抒情詩，敘事詩，報告詩，樹頭詩，或者「史詩」，雖然表現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在基本的原則上並不能兩樣，甚至就是小說，劇本，報告等，也依然不能離開這一藝術的道路。只有不能夠這樣的人才會「澈底地拋棄自己」，發進只是一個「殺子的」炸不死的「精神」或「革命的大眾感情」一類抽象的概念里面。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憚過高地估計詩人底生活實踐和他底主觀精神活動。

一九四〇年，一月七日深夜。

嘉寄塵先生與他的周圍

賈植芳

——中條山的插話

去年陰曆年底罷，在北方特有的嚴寒中，我陪着到山西戰地來做短期放賑工作的W君，在中條山沿山一帶敵我交錯而居的地區，整整遊行了半個月。

同行着的，有地方縣政府的一個科員谷君，另外一個十七歲的縣機關會幹事洪君。這兩位都是本鄉人，關於本地的人和事，風物與典故，尤其那位谷君，是像用功的小學生背誦一本課本一樣的熟稔。這些，好像是我們間的燃料，無論在崎嶇的路途或窄小的農舍，我們就用着這樣的談助，和自己身上的一件棉布大衣來抵禦那不住的寒冷的侵襲。

一個夜裏，談到近來敵人在鐵路沿線燒焚參加抗日同志們的家屋一事，大家是憤怒了，好像是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屋宇被焚火了一樣的情緒。谷君抑喉說：

「嘉寄塵的家也在近日給鬼子燒了呵。」

是短短的一句話，但給了我一個驚愕，和一個接連而來的近乎模糊的記憶。——嘉寄塵，從前行軍的途中，曾任曲沃縣長的姚君告我說，是本地的「一流人物，有名的游擊隊長，並且還說了有空一同去看一回罷的話。當時曾受了一個衝動，但看的事實沒有實現。——腦子裏存在着的，關於這位人物的事情，就是這點稀薄而可憐的東西。谷君這麼一

提，我的衝動，就反胃一樣的過激的衝動了，怒憤的感情停滯着，我接口問他，那嘉寄塵現在跑到那裏去了呀？

「嗯，」谷君說，拉了拉他的貓皮帽子，「那可誰知道！這人神得很。不過這一帶有着他的隊伍，那大概總在什麼山村中走着罷。這個人……」他感嘆般的說了末一句話，輕聲的。

嘉寄塵——凍冷而寂寞的輾轉途中，在我腦裏就火石的燐光一樣的，刻劃的閃爍着了。

「景梅九，李岐山，和這位嘉寄塵，這是晉南的老革命，老英雄。都是河東人。但祇有這嘉寄塵神通大，故事多，又是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又一個夜裏，谷君坐在土炕上說；這回談話，竟覺牛角尖一樣的，直到嘉寄塵這個「專門問題」了。窗外，風在拚命的怒吼，近乎發瘋的絕望的吶喊，和着遠處的砲聲，交混成了一種雷霆般的震力，全個屋子，結連着周圍有無關係的一切，都像要被掀開的震撼着，抵禦着命運似的。燈光青弱的，像蠟燭一樣，映着淚眼般的動蕩不定的昏弱的光。谷君仍戴着他的貓皮帽子，圍坐著，落着他的上半身，充滿了世故的安閒，話聲吟吟一樣的繼

續着。我們這三個把頭互相攬集在一塊傾聽，偶爾耳朵伸到一旁，分辯遠處的砲聲，這在戰地人看來近乎神經過敏的注意，也漸漸給話語中的內容消滅掉了。我們在聽取着一個和我們一同呼吸在牛島師團侵襲下的同一戰地活躍着的人物的戰鬥生涯。

嘉寄塵是X縣其母村人，一個大地主兼商人的莊戶，中條山內有着他的田莊。現在，其母村的家屋給敵人燒焚了一次了，（他們打聽出是他的房屋，專門來燒焚的，好像是宣撫班幹的，他們在燒焚後，還召集了一次地方的百姓講了一次話，說這是抗日的結果云。）而山內的莊子，XX村，則是游擊隊的留守地，而且，更是中條山的文化供應地——那裏有一個書報社。從前是農民們給主人交納糧食，牲畜，銀錢的血淚的，惹起農民畏懼嫌惡的地方，現在卻被主子的一個「不肖」嘉寄塵先生人工的變換成了農民贊嘆神往的近乎「聖」的村子。真是，我們只有承認人類的意志和力量有改變一切的決定性。這個嘉寄塵先生，就使我們聯想到托爾斯太的「復活」裏的南赫留爾候爵。——但像托爾斯太不同于高爾基一樣，嘉先生決不同于南赫留爾或杜思退夫斯泰的卡拉馬梭夫。是有着新的呼吸氣魄的人。

嘉老先生，現在是五十開外的高齡了，但直到現在，他的使生命閃爍着光彩的反抗力，就一直光亮着。反抗，這革命者的第二生命，是一直在嘉老先生的胸中停着，蕩着，變做血液，力量。老先生在東京的明治大學留過一個時期，他起初也是和那一代的革命者一樣，被熱情支配着，在都會裏，高

寫文章，至多，在學校類的有識羣中辭演，餘外就是奔波與奔波。也有走向鄉間去的，但那真是南鄉留雨式的，穿著體面光彩的紳士衣物，甚至洋裝，在自己的莊子裏召集農民「訓話」，所以南鄉留雨雖然確是誠意的願意一已吃虧，來和自己的佃農們「公地」，但農民們聽到這個話，那表示，就是祇祇那厚濕的嘴唇，兩隻風火眼相不相信的麻木的困惑的瞪着，彼此無語的相視而已。他們簡單的腦裏這樣想，這是主人老爺吃飽了給他開玩笑，萬萬不敢附庸說願意；要不就是主子發了瘋，但又決不會有這事。結果，農民們又麻木的走開，「無情」的，沒嘆一口氣。南鄉留雨直蹣跚，也許這些土撥鼠的傢伙不識抬舉罷，算了算了，很快的回復了他的「理智」。——這是一個智識階級革命者的標本。嘉老先生初次返鄉，也是這樣經驗，這樣的苦惱，弄得他直在天津買了船票，二次的跑到日本。再轉來的老先生，那就大大不同了，他香客一樣的誠懇而沈靜，悄然的在蘆城出現了一個中學，苦心經營，沒錢的學生直受着他的津貼，所以和一切私立學校的所謂教育家們把學校看做一種撈錢寶的行徑，那個學校決然沒有，名符其實的一個平民學校。於是，嘉老先生的風潮緊了，各種謠言和消息，像灰暗厚重的晚空層雲急進式的包圍月亮似的，它們很快的勝利了。喊嘉老先生是「瘋子」的親友，變得恍然大悟，接着勃然大怒。——嘉老先生登報，和家脫離家屬關係！……

「那一年，」谷君接着說，我的腦裏，關於嘉老先生的「行述」和自己的怒潮一樣奔騰而來的感想還糾纏得難分難解的時候，谷君卻進展到具體的故事的敘述了。「山西發生了一次戰事，你知道，那兩年，山西情況不好，他的學夜早就不在了，學生也不在了好些個，連他要不是兩條腿快，也就早上閻王殿去了。可是人都不知道他雲遊到了那里。哈，纔是遠在千里近在目前，面前的中條山上當大王呢。他糾合着一班佃戶，還有一些他的學生，就把一個區公所佔領了。而且聲勢浩大，說還要下山攻城咧。當時的縣長姓楊，嚇得把家眷都送過河了。可是到底是老百姓不行，下面派了一團人剿山，直到他的那個莊子，都給包圍了。老百姓們跑光了，他也溜了，可是滿山是有槍的兵，他能往那裏跑，所以還在山裏。你聽，據說是他提着一個發簪在村外路上檢錢，恰巧一個奉命來捕他的當兵的過來了，當兵的看見收錢的老頭，馬上站住說，『老頭，嘉寄塵跑到那裏呀，你不知道，你說出，上沒有賞的。』嘉老先生從容的指着另一個方向說，『啊呀，老總，可真不湊巧，你看，祇差一步，嘉寄塵跑到那裏了，要追還能追上！』老總還直說麻煩呢，其實見鬼。隊伍就直在山裏搜了一個多月，直到戰事平靜了，纔撤下山來。這期間人們都不知他怎樣活着，山上的村落又小，是難以隱藏的。所以，後來老百姓嚷着說，嘉寄塵會飛，隊伍一來捉他，他就一拍屁股，身子飄到半天空了。那時候，不像這次打日本，沒有飛機，有飛機，他就跑不了了，除非又會土遁。老百姓這樣傳說着，而且還說，嘉寄塵會七十二變，有孫悟空的本事，有一次一個兵剛下手拿他，就看見其實是一個老婆子躺在那里，

發病發得啞。關於他，從這以後，就流行着很多的說法，而且說他不食人間烟火。在修鍊哩。其實，那時候嘉寄塵還是住在老百姓家裏，而且就和隊伍的團部住在一個村里，兵們却不知道，他也是一個老百姓呀，……」

到此為止，我們真要笑出眼淚來，……

再過了兩日，在一個飄着濃霧的寒冽的早晨，我們穿過一個叫做×峪的小山村。地方在一個突出而又行遮蔽的山坡上，離敵人佔領的××鎮不過十二里，我們的軍事哨，配在這村子靠後二里的村子，所以這村子，照直說，不惟在敵人的砲火控制下，而且在敵人步兵的控制下。我們要在這里用早發，也是因為工作的情況使然，其實，「外國人喚拌子面，沒有法子」，人總不希望平日無故的跳到火坑裏。汪精衛早就惡切的宣言說，跳火坑呀，我先跳呀，可是抗日戰爭正行到要緊處，沒有名氣的人繼續發着一個個跳進了戰壕，犧牲在戰場，而他，卻一溜烟摸進了日本軍閥的溫暖多金的懷抱，他媽媽的！所以，宣言的價值就是宣言！書歸正傳，我們就決定在×峪用早發了，決定了後，一兩個人幫帶來的弟兄買給養送飯，一面為節省時間，我就和W君決定喫飯前把這裏要發的賬款發完，那麼，飯一喫過，嘴一抹，就可以搖搖擺擺的離開這個多少有點損心的地帶。我們首先找到本村的團長，他姓郭，是一個中年人，有着山村人的高壯得看來近乎歪斜的軀魄，焦紅的臉頰滿是胡髭，他那帶微紅的一雙三角眼，旋轉很靈活，看起來人很認真，

好像懷裏一種食物能吃不似似的。問到這村遭受敵人糟蹋的情形，他順嘴就說：

「來過兩次呀，村中牛都光了，就是沒燒房子，還殺了一個人呢。現在嘉師傅在這里，不要緊了。」

嘉師傅？——「誰呀？」我們一同喫驚的訊問

「其母村的嘉師傅，跑過兩回外洋，日本怕他。」團長說，這是不放鬆的打量着我們兩個，說到嘉師傅，像拿着一張菩薩的神符似的，帶點驕傲的神氣，有意同我們誇耀。

唔，我和W君點頭，我們竟會碰到路上曾作爲談資的這個人。但在這樣一個地方，所以又不覺暗嘆一驚。「真是前生的緣法，」W君笑迷迷的，他那被風吹紅的胖臉，彷彿都亮了一些了。

村子是螺旋式的土密構成的，約有三四層，密洞的周圍和空隙，密植着叢樹林，再從遠處看去，這一帶山嶺地方，都是這樣的叢林，甚至岩石的縫隙下都有，錯雜叢生，像把山嶺的凹入部份都填平了，這時，籠罩着濃霧，在寒風里瑟縮着，糾結成一片鉛色的海樣的軟體顫動……

我們用棉大衣裹緊了身軀，忘了寒冷，霧，週遭的風和叢林的戰鬥所激起的普遍而渾厚的悲鳴，就要會見了這傳說中成了神話式的人物的激動所震盪。像跳在沸水里的魚，開始感到切膚的昏迷，熱辣而又恐慌。團長帶着路，他那敞開的羊皮馬褂的寬襟，被風撥弄着，像兩個翅膀般的向後張開，褲的膽完全的赤紅，像是感奮了，注視着我們，一

邊彎着腰走上凍僵了的土坡，一邊轉過頭來同我們警視着什麼，但語聲全給風勢俘獲而去，我們什麼也未聽見。

嘉老先生的居所就在中間的一層，外面有一層低圍牆的密洞。窄而小的院落內，在成堆的乾草旁，十多匹雜色的小駒，整齊的覓取着食物，那鐵網一樣的細密光潤的翎毛，被風拂做波浪的一團，很是可愛。這是這寒值而寂寞的小院子的設置。寬大而陰暗的密洞內，地上堆滿糧食堆，農具，做飯的鍋灶，牆上斜掛着幾隻步槍，要不是牆角幾堆零星的手榴彈，和染血的灰布子彈帶，你真要懷疑這不過是一個做狩戶的農民的家居。嘉老先生在坑上靠窗的一端圍坐着，坑上鋪着羊毛氈和狗皮褥子，他的身旁，坐一個年逾七十的老太太，黑布包着頭。我們一進門，嘉老先生警惕的站了起來，在我們坐到坑沿彼此間寒暄的一剎那，老先生復坐了。把我們進來時在他手里正在查看着的一隻白勃來手槍輕輕的擱到身旁，微笑了。又說了幾句閒話，他又站起來，探手從吊在頂蓬的竹籃內取出一個土布手巾包。跟嘉老先生蹲下，這手巾包裏的花生和麻餅，早就一齊滾落出來，擺一個陣一樣的，撒下牛坑。

「請喫一點罷，真是辛苦了。」

老先生笑着說，揚溢着慈祥 and 安泰。

我的近乎顫簸的情感，是不平常的混亂。瞪大着眼睛，看定面前這個微笑的人，的確的老莊樸淡！肥大的藍布棉襖和棉褲，白布襪子；聲調是蒼灰，了還有唇邊的叢雜的短髭；但奇異的是那微笑，

是溫和，慈愛，明朗的混然一體，像秋初的陽光，是人生幸福的手，人願意任他的撫摩，但又是智慧閃爍，那閃爍中透露着一絲細若絲而韌若鋼的光輝。還帶着油膩得發亮的灰色舊帽子。

我們喫着……也談着話。主要的，我們感到一種溫和，像依靠在初春里一條活的溪水旁，或是在靠近一個沙龍里的壁爐，不，簡直是讀着一本啟發心靈的偉作，那所有近乎醉人的拂暖。……所謂閒談的話，也是隨口的，不是一條一條的，什麼意見態度之類；在這裏，打起架子來這一套，我們就早忘了，所以算是雜談。外面的風好像刮過另一個世界了，出奇的溫暖。沒有距離。

「在前方，友軍們合作的很好，比如我們真極的弟兄，就被友軍的衛生人員抬到他們的醫院治療……」

老先生笑着說，像是歡迎詞。

W君問他隊伍的情形，老先生自己剝了一顆花生米，拾起眼睛來說，都是本地的年青人。家都給鬼子弄了，所以出來抗日，都分散在鬼子佔領地活動着，不過武器不行，還得努力……又談到晉東戰爭……態度是出奇的鎮靜，像一個初秋的天空。

一個頭包着布的老農婦，闖入者一樣的進來了，她的眼睛發着奇異的光，臉上蒙着灰土，就和嘉老先生身旁的老太太推讓開了。——她鬆開手裏污黑的手巾，里面有五個玉面餅。

「收下罷，自己家裏做的，沒正經。」
老婦人是跑了路來的，這是一種鄉人愛的愧贈

，她現在帶着微笑的上了坑坐落，……突然，轟的一砲！——××嶺敵人的砲又向這個山脚射來，落彈的地方離這個村不會過遠，我們聽見爆炸以後的碎片散落的聲響。……

嘉老先生還是笑着，要我們再喫一塊麻糖。……但一個思想也突然在我腦里爆發出來，經常的住在這軍事前哨的村落，也還是那麼泰然嗎，但這真是本能的靈感，接着還自己把這思想吞嚥了，我恍然悟出嘉老先生在這里安居，並不完全是什麼有超人之才必有超人之膽的遠廓的理論，祇是他也是一個百姓，而又不同於同遇的百姓，卻有百姓們特具的真實。……

這樣，我們告別了出來。在這上，像忘了飲食一樣的，我們也忘了人間的偉大的喧嘩——言語。彼此都沒沈在一種什麼感奮里，祇自由的讓風暴割開我們的大衣，撲擊着我們的面頰，……

當夜，我們懸着在山坡正面的村子。敵人到過這裏五次，房子燒了一半多，全村是可怖的空洞，糧食糟塌得很多，我們懸着後，勤務們在全村轉了五六個圈子，沒找到一兩白麵。居民是裹着进来的，捧子麵。這村領款的人特別擁擠。大家的心最齊。一直到深夜，我們纔了結了工作，我和五個工作同志，給同長派在一個小坑上去睡。這屋子的主人是一個孤獨的老者，他坐在坑角，靠近燈火吃煙，時而爆發着咳嗽……

天氣是更壞了，從下午起，就是一派陰沉的雲色叫着疾厲的風；我看過年青的婦婦，也還沒有這

樣教人感覺到悶壓欲死的氣勢；覺得生命這東西也真是除適用短促而急遽的腳步，和緊皺雙眉來應付外，心地真是給一樣的灰暗滯重，全個人是昏昏的一團。這時，像黑色而腫脹的雲幕佔領空際，一片濃密彷彿含雨的雲層積聚，很快的襲佔了我。所謂智識份子，尤其在動亂時代，蕭士托夫式的智識份子的憂鬱，幻滅，變態，渴求，憤懣苦惱着我，我沒有能睡着，五個工作同志，隨了粗壯的嘶聲的興趣，那大膽膽粗粗，代表着生命和創造的東西，縱露在被頭上，橫滿了全坑。我俯着老人纏伏着，老人就靜臥在我腳邊的角落；他那一張秋草色的瘦臉，在搖曳着的燈光的側照下，揮擲着，閃着一種時現時滅的暗色的光，彷彿是被生命所拋棄的標記。他是寂寞的，時時停止了吸煙，帶點長縮的凝視一下對面的小窗，外面，黑暗勾結着風暴，撲擊着窗子，彷彿在流氓控制下的弱小的少女，發出哀婉的求救的嗚聲，一面又在作盡力的抵禦，遠處，院落里的大槐，就以他的光乾而光禿的枝幹，毅然和的侵來的敵人相撲，傲視着一切，像是代表憤怒的吼喚，嘩然地在震動，週遭的事物，甚至連土地，像都向這個英勇的抵禦伸出友愛的手，一齊替他助威似的，捲起一片決然而模糊的吶喊，聲音馳向遠方的原野，隱然聽見枯枝的折裂聲，和棲息在樹頭的鳴鳥的驚逃的翅膀擊着那一列靜止的空氣的顫聲，然後很快又消滅掉。……一陣激烈哈哈咳嗽後，老人低嚥了口氣。像被自然的威力所嚇的我們，距離更接近；我們就這樣談了下來。

「這些日本賊寇，真是害死人，比黃巢還利害

，可是嘉師傅說，不打火不行，要亡了國，唉，……」老人細語般的嘆息。

嘉師傅，又是嘉師傅！我的陰鬱的心，像裂出一線亮光。計算着，這里離×峪至少有三十里。

「是嘉師傅逼着？」我說。

老人轉臉叮視着我，像是要發現什麼，很認真；他的前聲里滲進了力素，音波的振動又活躍又高亢。「我是，我的兒子也跟他去了，他在這城的嘉師傅學堂過書，早跟了嘉師傅了。」

「你不想念他嗎？」我不自覺的也提出了嗓子。

「想念是想念，可是要打日本，爲貧人求福利，就不能想念了，嘉師傅的話是靠着……」老人像忘了哭聲，頭歪到一旁，眼睛像看着一個目的地的默靜着，聲音肯定而說。

我再沒有話。在長久的靜寂後，老人在坑沿上敲着他的煙斗，又翻咳了起來，……

四月中旬，中條山內的冰凍化開了，小河流清新愉悅的流着；山們，綠茸茸的，漸漸肥壯了起來；夜里靜坐着，彷彿真聽見自然的生長聲，糧食桑葉般的到處發出輕微和細密的沙沙聲；驟然而嚴肅。不久，飄散着的花草的醉人的芳香，山鳥的啼唱和迴翔，土地蒸發出的醇味的氣息，都降臨人間，交混着。冬季蛰伏久了的人們，彷彿甦生過來，想到生命，想到決意的戰鬥，與敵的山路上來往着頻繁的人羣，飛馳的馬蹄，笨重的砲兵車輪輾壓而過，輾輾的呻吟……部隊向山下移動，轉瞬間，

槍炮和飛機爆炸的交響，又淹沒了自然發生的歌唱，徹底抹除了人們悠悠自得的狹小心境；祇是行走間，路旁溪水的急劇而清脆的跳躍式的流唱，向人暗示自然的活力，但更使人驚覺和嚴肅，體念着戰鬥的艱巨和艱難，……。這時候我和幾個工作團體的同志，在山內的一個棚里，舉辦着一個農民訓練班。我們共有六十二個學員，有五十九個換過日本人的打和踢，其餘的三個，在冬天還領受過日本人的馬刀，因為刀下得信促而沒有死。這些都是破區的農民幹部，紅槍會和游擊隊的頭領。

陽光很好的一個上午，我一個人坐在棚前的土坪上，抱着頭，在想着一些什麼事情，夢境一樣的悠忽；箭線的砲聲很緊，敵人的飛機，一排一排的向西飛去了。近處很靜寂，偶爾也聽到崖下河流的嗚鳴，這時，一個小學生，帶一頂檢來的「皇軍」的尖頂黃呢帽子，在河流傍近的路上走過，唱着「抗日的烽火燃燒在中條山上」的歌；他像是看見了坐在土坪上的我，站著，向這邊行了一個軍禮，笑像一朵金色的小花，在他的頰上綻開了。

「那裏砲聲呀，小同志，」我問他，用手遮着額。

「山前，打日本哩，我們自己的砲。」

——好像交代清楚了一樣，又一跳的走了，繼續着歌唱，一直到歌詞中的「兵強馬又壯，」河流的鳴響纔把它遮斷了。小學生像一個小黑點，轉進了山脚的那一片綠色的樹林，那里是村子，……

陽光混和着寂寞，晒着我的刺光的頭頂，有一點點辣味；于是就索性把抱額的頭靠在這頭上，茫

然的睜着地面，一掌黃黑色的螞蟥，正在這微濕的土地上匆忙的運行。我發見了，就全神貫注的參觀着這螞蟥的生活。心頭的憂鬱驅遣着，我得等這訓練班完畢了纔能到前線去……

「教官，好美的日頭呀！」

一個帶點啞的聲音吆喝着；我猛一抬頭，陽光就像一塊黑布似的，蒙了我的眼和感覺，什麼也沒有看見；但我覺得，說話的人是靠近了，眼前一現一現的黑影子，也馬上變得清亮。他現在就坐在我的旁邊了。

「沒有上課去？」我隨口問，把目光定在他的炫耀着陽光的臂章上。那是用紅布做的，印着黑色的八卦圖，和「乾門」兩個字；他是紅學會的會員。「叫個什麼呀？」一邊這樣努力記憶起他的名字。

「掛病號了，醫院里給打了防霍亂病的針，」他整了整黑袍子襟，手塞到腿灣下面。

「教官，」接着把頭直對着我，顯得正經的，可又含有一些神祕的意味，「我和你商量一宗事，——他把聲調放下來，「就是我們紅槍會裏要成立一個游擊隊，現在已然有了三十幾個人，十來枝檢來的步槍，預備訓練班完了就起事，教官那時候下山看看去罷？」他的一雙圓眼誠實而大膽的睜着。

我卻在思索着這事：「叫什麼名字呀，」但此刻從他的圓眼里悟出來了，「你是孫寶龍罷？」

他的身子幾乎一擡，但隨即放平了，「是呀，教官，快一個月了，你還弄不清我們叫什麼嗎？」有點失望的，他把臉頰低下，暫時沉默着。

這孫寶龍子短小，額頂很窄。他從小記得幾個

字，據他在一次辯論會上演說，他當過「漢奸」。那里敵人初來的時候，他喂過馬，後來溜了出來。根據他的講演結論，日本兵簡直一個一個都是畜生，回來就幹紅槍會，現在升做師兄了。他差不多沒有農民一般的遲頓性，反之，有一股原始性的狡詐，和猜忌。廿五歲還沒有老婆。這同全村人推他上山受訓了，他的幾句當漢奸時學的日本話，「摩西摩西」，「蒙古蒙古」，很受人歡迎，說着這些外國話的時候，他學着「皇軍」們的姿態，揚着面孔，挺着胸，邁着一歪一歪的繩式騎步，頭微微的擺來擺去。定了，在大家的笑罵里，他就喀喀的笑得淌下眼淚來。「這就是那些狗X的走獸樣子呀！」「狗驢X的，學走獸的樣子呀！」別的老鄉喃喃的咒罵着，孫寶龍毫不避諱，在這個場合，慢慢全體會變得很靜寂，以至空氣里滲入傷感，人們想起了自己的村子和家，一家子的可憐的遭遇。……但孫寶龍在功課上很認真，發給他的草本上，填滿了蒼蠅大的鉛筆字。每回小組討論，都站起來講話。——暫時沉默着，我們並坐在陽光下的土坪上。一股泥土產生的靜氣，悠悠的刺着鼻孔，什麼小虫子不耐煩的嗡嗡的飛來飛去。

「你是那個村子的？」我轉過頭問他。

「其母村。」他平淡的答，沒有動。

我突然的記起山下通訊員的報告。

「日本人近來又在你那個村燒過一回房子了？」

「媽媽的，」他的身子像受了震動的歪了「一下。」「鬼子宜撫官說，其母村抗日份子太多，嘉賓廳就是預利密的游擊隊長，他們很透他了。……」